

要不要讀中國書？

梅桑榆

上世紀三十年代，《大晚報》副刊的編輯，給施蛰存一張在讀什麼書上的表格，要他填寫兩個欄目：一是限在讀什麼書，二是要介紹給青年的書。施蛰存在第二欄寫下《莊子》和《文選》，並加了註：「為青年文學修養之助。」這個簡單得幾乎不能稱其為「遣一書」的書單，遭到魯迅的痛批，施蛰存被斥為「遺一書」的「洋場惡少」，並且引起一場要不要讀中國書的論爭。

這場論爭可謂影響深遠，直到今天，有些人談到讀書，仍要提及此事，並要引用魯迅在《青年必讀書》中「以為為要少，或者竟不用中國書，多看外國書」一語以證明中國書不須讀，或讀不得。其理由，不外是讀中國書會受傳統文化之毒，思想腐朽僵化，云云。有人還要引用魯迅此文中的另一段話：「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時，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些點事。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是多屬虛的樂觀；外國書則是有勸人入世的話，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以增強文章說服力。

我年輕時，也是「不讀中國書」的贊同者，並且猛讀了多年的外國書。但隨着年齡的增長和閱讀面的擴大，我開始對魯迅此說感到懷疑，認為作為一個中國人，特別是以為寫作職業的人，還是要讀中國書的。魯迅不是也說「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嗎？一個欲以作文為業而又不肯作文的人，豈不是欲當廚師而不會炒菜嗎？要想提高文學修養，提高寫作能力，恐怕還是文學讀中國書。近來我讀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和我的友誼》發現魯迅也為人開過書單，而且所列全是中國書，更認為自己的想法是對的。魯迅這張書單，是一九一四年應許壽裳之請，開給他讀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的長子，且在書日後作了註：



「計有功宋人《唐詩紀事》四部；叢刊本又有單行本；辛文房元《唐才子傳》（今有木活字單行本）；嚴可均《全上古...》；《隋書》（今有石印本，其中零碎不全之文甚多，不可不看）；丁福保《全宋詩》（排印本）；吳榮光《歷代名人年譜》（可知名人一生中社會大事，因其書為表格之式也。可惜的是作者所認為歷史上大事者，未必真是「大事」，最好是參考日本三省堂出版之《模範最新世界年表》）；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廣雅書局本，亦有石印本）；《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其書是現有的較好的書籍之批評，但須注意批評是「欽定」的）；《世說新語》劉義慶（晉人清談之狀）；《唐摭言》五代王定保（唐人取科名之狀）；《抱朴子外篇》葛洪（有單行本，內論及醫術社會狀態）；《論衡》王充（內可見漢末之風俗迷信等）；《今世說》王昶（明末清初之名士習氣）。

其實，即使不看這個書單，人們也都知道魯迅曾博覽中國書，看了這張書單，還會發現，魯迅對他的友人，私下裡也曾建議讀中國書，而從先生所加的註，也可大略看出讀中國書的作用。

細想之，豈止欲從事寫作的人要讀中國書，不從事寫作的人恐怕也要讀中國書。作為一個中國人，不讀中國書，又怎能了解中國的歷史與思想文化，怎能知道中國傳統文化與現狀，與西方文化有何異同？有人把中國傳統文化說得一團糟，但有人若問他糟在哪裡，他却說不出所以然；有人把中國傳統文化說得好得不得了，但如果你問他好在哪裡，他也說不出所以然；不過都是一種人觀傳統文化，跟着應聲高喊而已。至於怎麼弘揚，弘揚傳統文化中的哪些東西，也照樣說不出。這些人為何如此，我恐怕用魯迅的話，以證明中國書不須讀，或讀了就要中毒的人，也不過是不假思索，人云亦云而已。

稿酬的用場

馬承鈞

北京也有一位只拿稿酬、不拿工資的作家——劉紹棠。劉紹棠十三歲便發表作品，一九五一年剛滿十五歲的他寫出小說《紅花》轟動一時，一九五三年出版短篇小說集《青枝綠葉》，其中《青枝綠葉》一文更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被譽為「神童作家」，其哥哥在語文課中讀弟弟的作品，這在古今中外可能史無前例的。劉紹棠因此受到當時團中央書記胡耀邦重視與關懷。經胡特批，劉紹棠於一九五六年起從事專事創作，但不拿工資，全靠稿酬謀生。可惜到了一九五七年，年僅二十一歲的劉紹棠因「一本主義」被錯誤地打成「右派分子」，從此從中國文壇銷聲匿跡。直到一九七九年恢復名譽獲得新生，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和北京市作家協會副主席等，一九九七年三月不幸病逝。

建國初期中國職工平均月薪僅為幾十元人民幣，而一部長篇小說的稿費有數千元到數萬元，一篇短篇小說也能得到幾百元，按當時物價計算中國的稿酬不算低，那時稅收政策雖已初建，但對寫作並不徵稅。所以作家們經濟狀況一般都不錯，老舍、曹禺、張恨水、艾青、吳祖光等文化名人都能輕鬆用稿酬在北京買下一所四合院。有「鴛鴦蝴蝶派」鼻祖之稱的老作家張恨水，靠他一支筆使全家三十多口人日子過得滿溢潤。他買了一所大宅子，親手在院裡種上棗樹、槐樹、櫻桃、桑樹和丁香，「隔著大玻璃，觀賞著院子裡的雪和月，真夠人玩味」。來自山西的「山藥蛋派」作家趙樹理，進京後也用《三里灣》的稿費在煤炭胡同買了一處挺大的四合院。周立波在北京香山買了一座寬闊亮堂的大院落。詩人田間則用他的稿費在海附近買了一處擁有五六間房子的小四合院，推開窗子就能俯瞰鄒鄒波光。

國家採取基本稿酬加印數稿酬的方式後，作家的收入更是大大提高：梁斌的《紅旗譜》、楊沫的《青春之歌》、柳青的《創業史》、曲波的《林海雪原》等印量較大的作品，一本書可拿到五六萬元稿酬。一九五一年丁玲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獲斯大林文學獎二等獎，獎金五萬盧布，周立波的長篇小說《暴风驟雨》獲斯大林文學獎三等獎，獎金全歸個人所有。當時的盧布遠比人民幣值錢，五萬盧布堪稱巨款了，但丁、周二人「高姿態」，前者把五萬盧布悉數捐給了中國作家協會，後者也捐出部分獎金。作家協會用這兩筆捐款修建了作協幼兒園，添置了必要的設備、傢具和玩具。柳青的《創業史》有三十多萬字，出版後柳青「一夜暴富」，他用這筆款項捐助了家鄉的公社醫院。

「十年浩劫」，多數作家被「打入牛棚」，稿酬被當成「封資修黑貨色」而「掃地出門」，中國文學走入死胡同。進入新時期，文化事業迎來新生空前發展，作家的收入也水漲船高，為文化和公益事業奉獻愛心的義舉也方興未艾。一九八一年去世的茅盾，彌留之際決定用他畢生積蓄的稿費設立茅盾文學獎，迄今已成爲名揚海內外的文學獎項。一九九八年，錢鍾書與楊絳鄭重決定，將全部稅後稿費和版稅捐贈母校清華大學，設立「好讀書」獎學金，鼓勵刻苦好學的莘莘學子。著名作家王蒙也拿出十萬元稿酬設立「《當代》青年文學獎」。河南作家二月河將其新著《胡雪巖》所得二十多萬元稿酬，請出版社直接匯入南陽市總工會帳戶，資助生活貧困的下崗工人。近年來不時有人搞出所謂「中國作家富豪榜」，在社會上炒得沸沸揚揚，更被廣大作家和有識之士所詬病，離題了，不說也罷！

女巴士司機

劉荒田

「混蛋，早過了十點，還拿過期車票票人！看你敢不下車！」下了車的男子，站在人行道上向車上揮手，一個黑人小夥子呼應，原來他們是同夥，也就是說，兩人所拿到車票都已失效。女司機已開動巴士，對姿勢要立刻下車的小夥子說：「別亂跑，下一站再下，以後放規矩點！」別看黑小夥服裝夠新潮，褲子僅過大腿根，股溝呼之欲出，但不敢再出位，到了下一站，恭敬地向司機道謝，然後下車去。我起了莫名的感動：這司機粗話滿嘴，卻惡一殺

正氣壓倒他們。

太擠了，我只好靠著駕駛座站立。就這氣氛如虹的駕駛人，人沒聲音那麼蒼老，才三十出頭，滿秀氣的臉，和奇大的胸脯不大般配。她愛說話，訓過違規者，又低聲咒罵突然闖進線道來的轎車。快到站，她大聲宣布，乘客太多，不能再讓上人來，她要過了站再停下，讓大家下車。

臨近加爾福尼亞街，上來三位歐洲遊客，兩男一女，只有女士能說英語。不知他們看不懂告示還是有意搭訕，票沒買便向裡面擠。司機忍了一會，才把他們叫過來，要驗票。女遊客看嚇不過，乖乖地從腰間的錢包掏出四塊五毛，買票三張。我開始佩服霸道的女司機了。慣常見到的司機，多半沒那麼兇，斜眼瞞瞞手旁邊的售票箱，算是履行了職責，才不管市政府交通局的預算今年赤字過了一億元。

司機繼續自說自話，用生氣的「意班尼」(在黑人中流行的英語)，聽來格外親切。忽然她發現了什麼異樣，高聲呼籲：「大家注意檢查隨身物件，特別是錢包！」車內起了騷動，我按按上衣口袋，錢包無恙，對司機更加佩服。隨着司機銳利的目光，掃視照照擴擴的乘客，沒見什麼動靜。當然，大家暗地裡都加強防範。我揣測，如果有人高叫錢包被扒，以她的英武果斷，是會關緊車門，逕直開往警察局，請警察擺平的。

過一會，沒事了。她緩和下來，和剛才正言厲色地對付過的歐洲遊客開玩笑，問他們去過什麼地方，可惜人家聽不懂。我下車前，很想對她說一句：「你幹得好，舊金山市民感謝你！」可惜擠不到她面前去。

下午去南京大學南苑會議中心參加一個會議。踏進路旁南京大學南苑校區的大門，迎面約三百米處是幢學生宿舍樓，灰色的建築簡樸而陳舊。遠遠的，便一眼看見樓前延伸出的幾級台階上有一隻貓在旁若無人的自顧自清潔毛髮，一個女學生正彎着腰在逗牠，牠似乎無所如何的逗弄，這隻貓都不理不睬，片刻，這隻女學生最終失望離開。

貓不理人，也不怕人？世間竟然還有這麼「牛」的貓？我驚訝了，立刻快步走上前去，直面向這隻獨特的貓。走到貓的身旁，我對牠視而不見，我熱情地打招呼，牠也充耳不聞。我便彎下腰，細細打量着牠，這分明是一隻極爲普通的斑紋貓，體毛顏色是最常見的黃白相間，黃得沒有那麼純正，白得有點渾濁，牠的一隻腳爪上還黏着一顆滾滾黃黃的微微發硬的飯粒。看得出来，這是一隻自生自滅的草根流浪貓，沒有徵徵傲傲的飯粒。牠的年齡應該是正值中年，成熟而穩重，自強而矜持。這隻貓一直全神貫注地用舌頭一遍又一遍舔着自己的身體，已經進入忘我狀態。

認真觀察後，我判斷，這隻貓不像是正在這裡玩深沉，也不可能是正在這裡玩浪漫，牠我行我素，表情平和，從容，一雙無喜無怒的眼睛，既不歡欣，也不憤怒，無恐懼之色，也無快樂神情，不起漣漪，不生波瀾，整個狀態完全是佛學的「無喜無懼」。這隻貓雖然已沉浸在自己的天地裡，與喧囂的物慾世界天然有一種懸隔，進入靜觀塵世的境界裡。牠並不介意自己的下一餐飯如何解決，但卻分外在乎自己身體是否潔淨。

再細細端詳，我震驚了！在這隻貓的頭頂上，有一個煙頭燙出的一分錢大的傷口，傷口周圍殘存着被燒焦的毛髮。我的心頭發顫，不敢相信在大學校園裡會有如此狠毒的人，竟然會用燃着的煙頭無心地灼傷一隻貓而無辜的貓。我不得不對這隻貓刮目相看，牠有過怎樣慘痛的經歷與記憶？被人無情地傷害了卻還能保持着一份沉着與淡定，還能佇立在人人來人往的路口，勇敢而坦然地獨自面對着有可能再給他造成傷害的人們。

我的生活中曾出現過兩隻貓，一隻溫婉，一隻纏綿。

溫婉的這隻貓是我的鄰居，牠有着一身灰、黑、白相間清爽可人的外表，圓圓的臉上鑲嵌着一雙大眼睛，眼臉邊還有一圈細細的黑線，彷彿描了眼線。那個春天，溫和的陽光下，牠安靜地躺在路邊，等我經過時，牠仰起頭衝我甜甜地「喵」了一聲，彷彿多年老友般默契。我領牠到家裡，牠像老熟人似的「蹭」地跳到我身上，歡快地在我身邊繞來繞去，親熱地叫個不停。

與那兩隻貓相比，南京大學校園內的這隻貓顯然命途多舛，牠無人呵護，冷眼相待。不過，相比於那兩隻貓而言，這隻貓更顯得獨立而堅強，牠堅持着自己的品格，不會撒嬌，也不會獻媚。牠的一生注定要經歷更多的艱難，承受更多的磨難，但在歷經滄桑之後，牠卻依然熱愛着乾淨。

我想，這隻貓也許並不是注重外在的清潔，牠更看重的是精神上的清涼，一坐貓墊氣清獨清，牠愛着自己清涼的生命，並不因爲四處流浪就放任自己蓬頭垢面，而是以自己潔淨的身體努力維持着最後的尊嚴。

「太白誤我」

王充閻



因爲不會喝酒，不知遭遇過多少尷尬的局面：

有時不得不彎下身子當衆「遜謝」，抱拳作揖，鞠躬致歉；有時要瞪着眼睛說假話，編理由——「以患某病，醫囑禁酒」爲託辭；有時只好中道逃席，從「尿道裡」溜走；有時甚至會因爲言語過激，開罪於熱心勸酒的好友。

記得二十年前，一次應邀到兄弟省參加會議，東道主盛情款待，珍饈美味羅列桌前，還擺上了幾種佳釀。我以「素不善飲」爲辭，結果遭到一位同行朋友的挪揄、嘲諷，說：「你還號稱詩人呢！太白斗酒詩百篇，哪有詩人不會喝酒的！」於是，硬逼着我吞下兩杯。俗話說：「將酒待人，沒有惡意。」可是我那天，大概是因爲不勝酒量，頭腦一發熱，情緒一激動，便口不擇言了，很莽撞地回敬了兩句：「你們這樣做，很不文明。對於請來的客人，起碼應該懂得尊重，講點禮貌。」後果自然是不怎麼好了。過後，我深以爲悔；但在當時，確是吐露了心聲，真真地覺得他們既不夠朋友，又不講文明。

像俗諺中說的「肚子疼埋怨王爺」，我在悔憾之餘，竟暗暗地埋怨起千載之上的李太白了。心想，都是你老先生惹下的禍患！沒來由偏偏要貪杯嗜酒，「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耐不住嘴饞、肚饞，你就顧不開懷暢飲吧，手還不閒着，又要寫詩。結果留下了「斗酒詩百篇」的佳話，這就可就叫後世的文人跟着遭罪了。特別是太白詩翁關於醉飲的詩文，更給那些好酒貪杯者以強有力的支撐。其中一首是這樣說的：「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處無酒泉。天地既愛酒，愛酒不愧天。已聞清比聖，復道濁如賢。聖賢既已飲，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詩仙加酒仙，這麼一鼓吹，影響就大大了。

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的形式一般是詩、散文、小說和劇本，還有兩種比較少人寫的混合體：散文詩和詩劇。簡單來說，散文詩即是散文的形式寫成有詩意、詩境的文章，詩劇則是以詩的形式寫成劇本。詩劇可以吟唱，也可以演出，類似西方的歌劇，是大型製作。早期的詩人中，楊騷（一九〇〇至一九五七）最愛詩劇，他在一九二〇年代已出過《迷離》（上海北新書局，一九二八）、《他天使》（上海北新書局，一九二八）和《心曲》（上海北新書局，一九二九）。

以出版序來說，《心曲》是他的第三本詩劇，而事實上《心曲》寫得最早，書後有「一九二四年十月中草於東京」的記錄，楊騷也在他的第四種詩劇《記憶之都》（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三）的序中說《心曲》是他的處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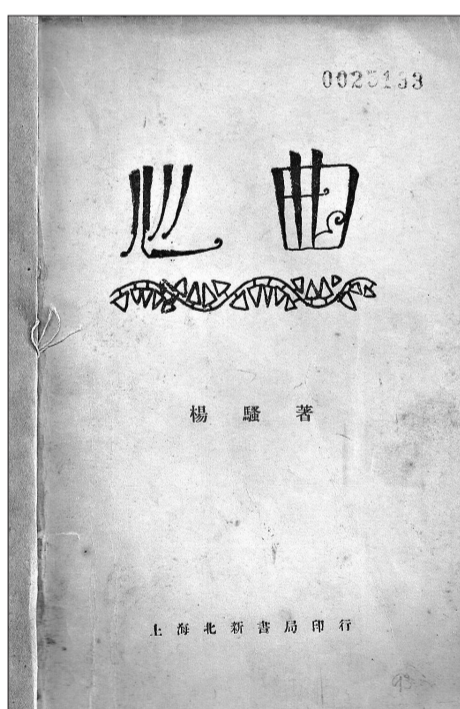
《心曲》是二十五開本，一〇四頁，全劇只有旅人和森林精靈森妮兩個人物，故事說旅人在森林中迷途，森妮見到一顆流星墜落林中，她去尋找中得遇旅人，雙雙墜入愛河……

倪墨炎在《楊騷的詩和詩劇》（見上海人民出版社《現代文壇壇錄》一九八九，頁一三三）中說楊騷「作品的形式很美，而在內容上流露着憂鬱、憤懣、厭世的情緒……」

我不是個愛看戲劇的人，自然也不難欣賞詩劇的精髓，你呢？

楊騷的詩劇《心曲》

許定銘



許定銘

「世上只有媽媽好」，已成爲神州衆多家庭的現實寫照。如今越來越多的父親忙於職場打拚，疏於對孩子的關懷和教育，由此令父親在孩子們心目中的角色變得可有可無。

在剛剛過去的母親節，許多中國家庭盛宴慶祝。廣州李家四代同堂宴開兩席慶祝母親節，曾祖母、祖母、母親們收穫了大把的鮮花、觀影、首飾、手錶等等禮物，以及兒孫們的一大堆甜言蜜語。席間，小李的爸爸苦笑說：「時代不同了，還是當媽媽好啊，過完婦女節，接着過母親節，還有最嚴重的媽媽節，就是爸爸真失敗啊，忙於掙錢養家活口，但如今的孩子們卻連爸爸的生日都不記得，總是在要錢的時候才想起爸爸。」

確實，近年來，母親節的節日氣氛越來越熱烈，相比之下，父親節就顯得冷落多了，而不記得父親節和父親生日的兒女也不在少數。前兩年，一項對北京、上海、廣州等六個城市千餘居民的調查結果顯示，超過半數人不知「父親節」。最近，鄭州一間小學的調查結果顯示，有七成半的學生知道母親的生日，只有四成二的學生知道父親的生日；有八成的學生知道母親節，只有四成的學生知道父親節。各地的情况也大同小異。

不過，孩子們也有他們的「道理」，許多青少年抱怨：「爸爸每天早出晚歸，一回家就懶洋洋地靠在沙發上看電視，不做家務；「爸爸忙生意應酬，常常飲醉過酒深夜才回家；「爸爸說話總是居高臨下，常常以教訓的口氣說話」……

媽媽們則說：「孩子們和我們親，是因為平時生活全靠我們照顧，學習全靠我們管教。」確實，如今在內地，無論是幼稚園、小學還是中學，每逢開家長會，到會的大部分是學生的媽媽，有人戲稱家長會是「媽媽聚會」，而平日與老師溝通的也多是媽媽們。近日，內地一知名網站進行的調查顯示，超過六成的網友認爲現在的孩子缺失父教。

與媽媽相比，中國爸爸普遍缺乏親和力。早前，中日韓美的青少年研究機構聯合發布的《中日韓美四國青少年權益狀況比較研究報告》指，在選擇傾訴對象時，父親在中國孩子心目中排在第六位，是四個國家中排名最低的，甚至還低於「看不見影」的網友。天津婦聯調查顯示，孩子願與母親說心裡話的比例高達六二%；其次是同學和小夥伴，比例近兩成；而願與父親說心裡話的只有不足一成。

對於中國爸爸們目前遭遇的尷尬，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嚴父慈母」的傳統，導致中國爸爸習慣居高臨下對待子女，而新一代的青少年又要求家長與他們「平等相待」，由此令父子溝通容易產生矛盾。其二，「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導致中國爸爸們一直忙於在外打拚掙錢養家餬口，荒於教育子女，更疏於學習教育子女的藝術。其三，在金融危機下，競爭壓力增大，不少爸爸疲於奔命的工作，沒有時間和精力親子教子，甚至連晚飯都難得和妻子兒女一起吃。

學者指出，母愛和父愛、母親教育和父親教育都不可缺。缺乏父親教育的男孩難免缺少陽剛之氣，而女孩缺乏父親教育也不利於養成自立的性格。

「世上只有媽媽好」，已成爲神州衆多家庭的現實寫照。如今越來越多的父親忙於職場打拚，疏於對孩子的關懷和教育，由此令父親在孩子們心目中的角色變得可有可無。

在剛剛過去的母親節，許多中國家庭盛宴慶祝。廣州李家四代同堂宴開兩席慶祝母親節，曾祖母、祖母、母親們收穫了大把的鮮花、觀影、首飾、手錶等等禮物，以及兒孫們的一大堆甜言蜜語。席間，小李的爸爸苦笑說：「時代不同了，還是當媽媽好啊，過完婦女節，接着過母親節，還有最嚴重的媽媽節，就是爸爸真失敗啊，忙於掙錢養家活口，但如今的孩子們卻連爸爸的生日都不記得，總是在要錢的時候才想起爸爸。」

確實，近年來，母親節的節日氣氛越來越熱烈，相比之下，父親節就顯得冷落多了，而不記得父親節和父親生日的兒女也不在少數。前兩年，一項對北京、上海、廣州等六個城市千餘居民的調查結果顯示，超過半數人不知「父親節」。最近，鄭州一間小學的調查結果顯示，有七成半的學生知道母親的生日，只有四成二的學生知道父親的生日；有八成的學生知道母親節，只有四成的學生知道父親節。各地的情况也大同小異。

不過，孩子們也有他們的「道理」，許多青少年抱怨：「爸爸每天早出晚歸，一回家就懶洋洋地靠在沙發上看電視，不做家務；「爸爸忙生意應酬，常常飲醉過酒深夜才回家；「爸爸說話總是居高臨下，常常以教訓的口氣說話」……

媽媽們則說：「孩子們和我們親，是因為平時生活全靠我們照顧，學習全靠我們管教。」確實，如今在內地，無論是幼稚園、小學還是中學，每逢開家長會，到會的大部分是學生的媽媽，有人戲稱家長會是「媽媽聚會」，而平日與老師溝通的也多是媽媽們。近日，內地一知名網站進行的調查顯示，超過六成的網友認爲現在的孩子缺失父教。

與媽媽相比，中國爸爸普遍缺乏親和力。早前，中日韓美的青少年研究機構聯合發布的《中日韓美四國青少年權益狀況比較研究報告》指，在選擇傾訴對象時，父親在中國孩子心目中排在第六位，是四個國家中排名最低的，甚至還低於「看不見影」的網友。天津婦聯調查顯示，孩子願與母親說心裡話的比例高達六二%；其次是同學和小夥伴，比例近兩成；而願與父親說心裡話的只有不足一成。

對於中國爸爸們目前遭遇的尷尬，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嚴父慈母」的傳統，導致中國爸爸習慣居高臨下對待子女，而新一代的青少年又要求家長與他們「平等相待」，由此令父子溝通容易產生矛盾。其二，「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導致中國爸爸們一直忙於在外打拚掙錢養家餬口，荒於教育子女，更疏於學習教育子女的藝術。其三，在金融危機下，競爭壓力增大，不少爸爸疲於奔命的工作，沒有時間和精力親子教子，甚至連晚飯都難得和妻子兒女一起吃。

學者指出，母愛和父愛、母親教育和父親教育都不可缺。缺乏父親教育的男孩難免缺少陽剛之氣，而女孩缺乏父親教育也不利於養成自立的性格。

下午去南京大學南苑會議中心參加一個會議。踏進路旁南京大學南苑校區的大門，迎面約三百米處是幢學生宿舍樓，灰色的建築簡樸而陳舊。遠遠的，便一眼看見樓前延伸出的幾級台階上有一隻貓在旁若無人的自顧自清潔毛髮，一個女學生正彎着腰在逗牠，牠似乎無所如何的逗弄，這隻貓都不理不睬，片刻，這隻女學生最終失望離開。

貓不理人，也不怕人？世間竟然還有這麼「牛」的貓？我驚訝了，立刻快步走上前去，直面向這隻獨特的貓。走到貓的身旁，我對牠視而不見，我熱情地打招呼，牠也充耳不聞。我便彎下腰，細細打量着牠，這分明是一隻極爲普通的斑紋貓，體毛顏色是最常見的黃白相間，黃得沒有那麼純正，白得有點渾濁，牠的一隻腳爪上還黏着一顆滾滾黃黃的微微發硬的飯粒。看得出来，這是一隻自生自滅的草根流浪貓，沒有徵徵傲傲的飯粒。牠的年齡應該是正值中年，成熟而穩重，自強而矜持。這隻貓一直全神貫注地用舌頭一遍又一遍舔着自己的身體，已經進入忘我狀態。

認真觀察後，我判斷，這隻貓不像是正在這裡玩深沉，也不可能是正在這裡玩浪漫，牠我行我素，表情平和，從容，一雙無喜無怒的眼睛，既不歡欣，也不憤怒，無恐懼之色，也無快樂神情，不起漣漪，不生波瀾，整個狀態完全是佛學的「無喜無懼」。這隻貓雖然已沉浸在自己的天地裡，與喧囂的物慾世界天然有一種懸隔，進入靜觀塵世的境界裡。牠並不介意自己的下一餐飯如何解決，但卻分外在乎自己身體是否潔淨。

再細細端詳，我震驚了！在這隻貓的頭頂上，有一個煙頭燙出的一分錢大的傷口，傷口周圍殘存着被燒焦的毛髮。我的心頭發顫，不敢相信在大學校園裡會有如此狠毒的人，竟然會用燃着的煙頭無心地灼傷一隻貓而無辜的貓。我不得不對這隻貓刮目相看，牠有過怎樣慘痛的經歷與記憶？被人無情地傷害了卻還能保持着一份沉着與淡定，還能佇立在人人來人往的路口，勇敢而坦然地獨自面對着有可能再給他造成傷害的人們。

我的生活中曾出現過兩隻貓，一隻溫婉，一隻纏綿。

溫婉的這隻貓是我的鄰居，牠有着一身灰、黑、白相間清爽可人的外表，圓圓的臉上鑲嵌着一雙大眼睛，眼臉邊還有一圈細細的黑線，彷彿描了眼線。那個春天，溫和的陽光下，牠安靜地躺在路邊，等我經過時，牠仰起頭衝我甜甜地「喵」了一聲，彷彿多年老友般默契。我領牠到家裡，牠像老熟人似的「蹭」地跳到我身上，歡快地在我身邊繞來繞去，親熱地叫個不停。

與那兩隻貓相比，南京大學校園內的這隻貓顯然命途多舛，牠無人呵護，冷眼相待。不過，相比於那兩隻貓而言，這隻貓更顯得獨立而堅強，牠堅持着自己的品格，不會撒嬌，也不會獻媚。牠的一生注定要經歷更多的艱難，承受更多的磨難，但在歷經滄桑之後，牠卻依然熱愛着乾淨。

我想，這隻貓也許並不是注重外在的清潔，牠更看重的是精神上的清涼，一坐貓墊氣清獨清，牠愛着自己清涼的生命，並不因爲四處流浪就放任自己蓬頭垢面，而是以自己潔淨的身體努力維持着最後的尊嚴。

南大校園內的孤貓

下午去南京大學南苑會議中心參加一個會議。踏進路旁南京大學南苑校區的大門，迎面約三百米處是幢學生宿舍樓，灰色的建築簡樸而陳舊。遠遠的，便一眼看見樓前延伸出的幾級台階上有一隻貓在旁若無人的自顧自清潔毛髮，一個女學生正彎着腰在逗牠，牠似乎無所如何的逗弄，這隻貓都不理不睬，片刻，這隻女學生最終失望離開。

貓不理人，也不怕人？世間竟然還有這麼「牛」的貓？我驚訝了，立刻快步走上前去，直面向這隻獨特的貓。走到貓的身旁，我對牠視而不見，我熱情地打招呼，牠也充耳不聞。我便彎下腰，細細打量着牠，這分明是一隻極爲普通的斑紋貓，體毛顏色是最常見的黃白相間，黃得沒有那麼純正，白得有點渾濁，牠的一隻腳爪上還黏着一顆滾滾黃黃的微微發硬的飯粒。看得出来，這是一隻自生自滅的草根流浪貓，沒有徵徵傲傲的飯粒。牠的年齡應該是正值中年，成熟而穩重，自強而矜持。這隻貓一直全神貫注地用舌頭一遍又一遍舔着自己的身體，已經進入忘我狀態。

認真觀察後，我判斷，這隻貓不像是正在這裡玩深沉，也不可能是正在這裡玩浪漫，牠我行我素，表情平和，從容，一雙無喜無怒的眼睛，既不歡欣，也不憤怒，無恐懼之色，也無快樂神情，不起漣漪，不生波瀾，整個狀態完全是佛學的「無喜無懼」。這隻貓雖然已沉浸在自己的天地裡，與喧囂的物慾世界天然有一種懸隔，進入靜觀塵世的境界裡。牠並不介意自己的下一餐飯如何解決，但卻分外在乎自己身體是否潔淨。

再細細端詳，我震驚了！在這隻貓的頭頂上，有一個煙頭燙出的一分錢大的傷口，傷口周圍殘存着被燒焦的毛髮。我的心頭發顫，不敢相信在大學校園裡會有如此狠毒的人，竟然會用燃着的煙頭無心地灼傷一隻貓而無辜的貓。我不得不對這隻貓刮目相看，牠有過怎樣慘痛的經歷與記憶？被人無情地傷害了卻還能保持着一份沉着與淡定，還能佇立在人人來人往的路口，勇敢而坦然地獨自面對着有可能再給他造成傷害的人們。

我的生活中曾出現過兩隻貓，一隻溫婉，一隻纏綿。

溫婉的這隻貓是我的鄰居，牠有着一身灰、黑、白相間清爽可人的外表，圓圓的臉上鑲嵌着一雙大眼睛，眼臉邊還有一圈細細的黑線，彷彿描了眼線。那個春天，溫和的陽光下，牠安靜地躺在路邊，等我經過時，牠仰起頭衝我甜甜地「喵」了一聲，彷彿多年老友般默契。我領牠到家裡，牠像老熟人似的「蹭」地跳到我身上，歡快地在我身邊繞來繞去，親熱地叫個不停。

與那兩隻貓相比，南京大學校園內的這隻貓顯然命途多舛，牠無人呵護，冷眼相待。不過，相比於那兩隻貓而言，這隻貓更顯得獨立而堅強，牠堅持着自己的品格，不會撒嬌，也不會獻媚。牠的一生注定要經歷更多的艱難，承受更多的磨難，但在歷經滄桑之後，牠卻依然熱愛着乾淨。

我想，這隻貓也許並不是注重外在的清潔，牠更看重的是精神上的清涼，一坐貓墊氣清獨清，牠愛着自己清涼的生命，並不因爲四處流浪就放任自己蓬頭垢面，而是以自己潔淨的身體努力維持着最後的尊嚴。